



ETERNITY IN A FLASH

流动的守恒

从北部的家乡, 到刺热的卡本代尔, 再到阴雨连绵的伦敦, 赵瑾雅透过玻璃去描述她不断改变的生活经历和内心绪事。

Editor | 石梦HELEN Text | 石梦HELEN
Design | Song

她的意图是开玩笑地探索玻璃如何影响观众对现实的感知，并产生情感反应。她使用不透明和透明的分层吹制玻璃，故意模糊了特定神秘形式的内部。这就产生了对内部和外部的矛盾解释。

跨度生活

这两年，赵瑾雅回到了伦敦，继续她的博士学位深造。

从六年前本科毕业到现在，作品从《FOGGY》系列到《Non-existent Existence》系列，赵瑾雅的风格由具象逐渐到抽象，这与她的“迁徙”生活不无关系。

“我以前会把城市描绘得更加具体，这些创作一直都是和我生活的地方，以及生活经历有关的。之后从国内来到伦敦，再到其他国家和城市，周围的自然景观对我影响也很大，所以就会有一个这样的变化。我会根据时间、地点、当时的情绪感受和回忆进行抽离和转换，把这些融合在作品里，才会让人有抽象的观感吧。”

赵瑾雅的出生年份虽然标准地排在“九零后”的行列之中，但她的“迁徙”轨迹却丰富得像个耄耋之年的老人。从出生地东北，到杭州读本科，再到伦敦读研，接着去了美国中部和西海岸，回国后在广州定居，去淄博和景德镇的工作室创作，直到今年又回到伦敦读博，赵瑾雅说，曾经有一位相识多年的好友询问她到底是哪里人，在听她解释完自己的生活经历后，友人无奈，开玩笑地回答她“就说你是地球人吧”。

不断变动的生活环境对艺术家来说，好坏参半。有些艺术家会因为离开舒适圈和即将到来的未知而感到恐惧。在赵瑾雅身上，似乎看不到这些恐惧，多次的环境变化反而让她觉得有趣。赵瑾雅说，在生活层面，不同的环境只能影响到她的作息和偶尔的个人内心状况，放在创作的视角来看，就是另一回事。当地的天气和气候、周围草木生长状况、降雨量，甚至是当晚天空的颜色，都会对赵瑾雅当下的创作产生极大影响。

在赵瑾雅的描述中，她认为创作虽然基于玻璃的材质，有意思的是作品却像“天气预报”一样，把来自四面八方的景观涵盖在一个容器之中。“我当时在Carbondale（卡本代尔，位于美国伊利诺伊州杰克逊县的城市）的驻地是从夏天到冬天，那里的季节就是夏天超级炎热，地上都是被烫干的虫子，然后冬天又会很冷，会下雪。它的降雨和降雪非常有趣，这些都会让我开始关注自然情况创作作品。”在作品《Non-existent Existence II》中，从天空的紫色光晕到红色晚霞，到湖边树林里郁郁葱葱的绿色，赵瑾雅回忆起当时的创作状态，就像气象研究员一样分析和研究气候和降雨量的曲线，然后把曲线的显示结果灌注到玻璃之内。这也是赵瑾雅第一次感叹“原来生活中的色彩可以这么绚丽”。

然而，在此之后，疫情爆发了。赵瑾雅被迫经历了长达半年的独处生活。

半年的独处时光让赵瑾雅在慌乱之中，挤出了一点时间匀给自己。在一切隔绝，甚至是“无依无靠”的状况下，赵瑾雅强迫自己的生活变得“安静”，这也给了她时间，可以投入到纯粹的垂直性创作中。“（这段时间）我能安静下来，有时候会去爬一下山，平时读书和写作。这样就把很多时间都放在了输出和总结上。”在采访的时候忆起半年的独处

时光，赵瑾雅觉得这是她需要去“感激和享受”的过程。

颜色的隐喻

赵瑾雅的作品很具有辨识度。半透光、近乎磨砂的质感和色彩的曲线式变化基本可以组成形容赵瑾雅作品的关键词。

赵瑾雅曾在多次采访中提到，对于玻璃创作的喜爱源于大二时偶然的一次国际玻璃展。她对玻璃的最初印象是“晶莹剔透般流动的固体”，玻璃的半透明度让她看到了一个物品对于万物的包容性，将其表面喷砂亦能观看到这件物品的可塑性，这让她开始对玻璃着迷，上瘾。而最终选择玻璃吹制的方向，是因为赵瑾雅感受到了和作品本身的亲密。从身体里呼吸出的气体，将玻璃吹至膨胀，就像“我身体的延伸”。

最能在一众玻璃作品中辨认出属于赵瑾雅的，是玻璃内里上的渐变色彩。一切关乎颜色的运用，是赵瑾雅研究通感而来。

就像在看麦克尤恩的短篇《夏日的最后一天》，有一些关于通感的零碎细节颇为有趣。作者把珍妮描述成一个胖胖的、憨拙的、内心柔软、孩子气的粉红色女人，用颜色的比喻舒张隐性的说服力。关于文学领域中通感的定义，钱钟书先生曾说：“在日常经验里，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动或交通，眼、耳、舌、鼻、身各个官能的领域可以不分界限。颜色似乎会有温度，声音似乎会有形象，冷暖似乎会有重量，气味似乎会有锋芒。”

颜色的通感切换到赵瑾雅身上，一切合乎常理，因为她就是一位用颜色去表达情绪的艺术家的。她先是表现情绪的创作者，然后才是运用材质的玻璃艺术家。

“很多人在小的时候会有通感，只不过随着人长大，五感分离有了不同的作用。我一直对色彩有特别的兴趣和研究，我研究生时的论文就是跟通感相关的。因为色彩会影响人的情绪，通过不同程度的色彩氛围，你就会联想到个人的情绪或者记忆。再加上玻璃有很强的透光性，加入色彩，你可以看到不同的层次，透过光再折射成新的颜色变化。我会觉得通感非常有趣，把它用在我的作品里也会是一种特别的创造。”

“精确的”艺术

创作一件作品，艺术家不仅仅承担着创作的部分，手工制作的过程对作品完成度的影响同样占比很高。赵瑾雅所接触的吹制玻璃的手工艺尤其难，很容易就出现“废品”。

玻璃人工吹制工艺诞生于两千多年前的叙利亚，罗马人在开疆拓土的过程中把这项技艺带到了欧洲。吹制玻璃需要手速很快。火炉的温度很高，赵瑾雅的玻璃制品又需要非常薄的外层，但同时极薄的厚度一旦加热，过高的炉温就会使玻璃立刻变形。

赵瑾雅坦言，吹制玻璃是一个团队才可以完成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在前面塑形，后面需要有人吹气，吹制前需要把玻璃变得圆滑，然后开始





赵瑾雅

玻璃艺术家
赵瑾雅的作品跨越雕塑、装置和设计。
她善于使用不同的玻璃来探索颜色、
形式和结构之间的微妙关系和张力。现工作和生活于伦敦

吹泡。吹泡到一点点，我会开始加上颜色，同时有人开炉门，还有人就拿着工具挡热。这就牵扯到很多的配合和商量。其实每次在做一件作品前我和团队的师傅们都会讨论到底这件作品的逻辑是怎样的。”赵瑾雅告诉我，她认为玻璃吹制的工艺就像是在一场球赛前，教练会带领队员们聚在一起分析比赛、商量对策。赵瑾雅的每一次玻璃吹制都像是争分夺秒的加时赛，刺激却也让她沉浸其中。

玻璃吹制的过程除了考验耐性，也讲究逻辑。赵瑾雅会把每天的吹制时间、每个部件的具体制作时间、用了哪一根吹管、挑了几次料、每个部件的顺序、用的什么颜色全部记录下来，这在赵瑾雅的朋友们口中，形容她就像“一个数据库”。但是在赵瑾雅的视角中，创作的逻辑性叠加了对艺术相辅相成的帮助，她甚至会去享受自由又可控的创作模式。

“有成就感”，几乎是赵瑾雅对每一次制作结果的第一反应。玻璃制品的创作考验耐性，赵瑾雅总是会经历“一个部件就能忙活一上午”的情况，当所有人都以为吹制成功时，作品可能会因为步骤中任何一个意想不到的意外而破碎，“之前我的摄影师何老师过来拍我创作，就和我说还挺没安全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作品会坏掉。所以直到最后他来拍作品成品的时候，也会感受到过程的不容易，都会感动。”

谈及与自己合作五六年的吹制师傅，赵瑾雅会把他们看作手工艺上的老师，“（他们）可以把一个工艺做到极致，一直在研究这个工艺，我其实非常尊重他们的。”对于艺术家和手艺人的区别，赵瑾雅认为，“也不见得一个艺术家不可以是工匠，工匠就不会成为艺术家。他们会有自己的创作，在工艺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又愿意和我分享这些创作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和他们的界限是模糊的，配合起来才是最好的。”

在赵瑾雅的创作中，一以贯之的是“一直把感受放在最靠前的位置”。作为一个需要向外界展示创造性思维的人，最基本的主观思想极其重要。赵瑾雅也会跳进“观者”的视角，来审视自己的作品，“打动”被放在了审视的标准之上。“每个作品我有自己的审视。如果这件作品让我感觉很感动，我才觉得OK，这也是我一直在坚持的东西。”但这并不影响她向各界延伸创作的触角，她喜欢看到不同质感之间的连接，“很复杂的纹样或者是肌理很强的布料，我都很有趣。”而这些或许“意外”的连接，会像玻璃内吹入的呼吸一样，让赵瑾雅的创意灵感蔓延开来。

采访的最后，当被问及女性的特质时，赵瑾雅笑着说：“你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了瑜伽。”在她眼中的自己是一个非常任性、肆无忌惮却又在意逻辑的人，就像瑜伽一样，力量不是一种束缚，而是给予她灵活的支撑点，让她由此初始，守恒。